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反映之雙音化現象

The Chinese Mental Verbs in Mediaeval Buddhist Scriptures of the Biphones Reflection

doi:10.7045/YJCS.201006.0127

漢學研究集刊, (10), 2010

Yuntech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0), 2010

作者/Author：李昱穎(Yu-Ying Lee)

頁數/Page：127-15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7045/YJCS.201006.012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反映之雙音化 現象

李昱穎*

摘 要

從詞彙角度切入，中古所指為東漢魏晉南北朝。在當時那個充滿變動世代裡，要瞭解其文化、思想、語言等範疇，漢譯佛經都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材料。佛經詞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更有多樣的研究面向，近年來，海峽兩岸學者致力探討佛經對於漢語詞彙產生的重大影響，清晰了中古佛經在漢語詞彙史的地位。

上古至中古時期間，漢語由單音節為主的詞彙結構轉為雙音節、三音節結構，此一特點在用以宣揚佛法而具口語化特色的佛經裡更能充分展現。故筆者以「雙音化」為題，並進而觀察在詞彙組合之際產生的「並列結構同素異序」問題。以期對於中古漢語及佛經語言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文學博士

本文討論的焦點是情緒心理動詞，所指為人類用以表達喜怒哀樂情感的動詞。以此為題的目的大抵有二：其一為心理動詞本為動詞的重要小類，自呂叔湘提出獨立一類以來，大陸學者多有討論，然而，在台灣研究成果裡，則多側重於現代漢語材料，筆者以為古漢語心理動詞實有進一步的觀察必要；其次，情感活動伴隨生命終始，語言為人類傳承的文明載體，幾千年來，人類在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在情感大海卻未能向前游進多少。情感內容的始終不變，語言面貌的嬗遞變化。本文探討的就是漢語裡表示情感活動動詞的斷代演變歷史。

關鍵詞：佛經語言，心理動詞，雙音化，同素異序，中古佛經。

The Chinese Mental Verbs in Mediaeval Buddhist Scriptures of the biphones reflection

Lee Yu-ying^{*}

Abstract

From Chinese words side, the mediaeval world in China including three dynasties: Eastern Han Dynasty, Western Jin Dynasty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that changeable world,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 is a very important material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thinking and language of that period.

Buddhist words have a big value to study, currently, a lot savants of the two sid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on Chinese words, make clear the position of mediaeval Buddhist scripture in Chinese words history.

From ancient to mediaeval ancient time, Chinese words structure have changed from monosyllable to disyllable and trisyllable, this feature of oralization was used to preach the Buddh's teachings and let it fully expressed.

"Biphones" is the main theme of this paper,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Two-Word Coordinativ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Word Order" problem during words composition.

*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his paper is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Mental Verbs", that means the verbs could express human been emotion. And it divides in two categories:

1. Phrases from mental verbs, it is classified by 呂叔湘 like a independent category, China savants have some papers regarding this theme. But Taiwanese research prefers modern Chinese subjects, I think the ancient Chinese mental verbs need to have a new study.
2. The activity of emotion always follow us, language is human been civilization carrier. Human been progress fast in technology, but in the sea of emotion, our improvement is limited. The content of emotion is unchanged, but the language we used has modified rapidly.

And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an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ntal verbs in a period history.

Keywords: the language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Mental Verbs, Biphones, Same Morphemes But in a Reversed Sequence, Mediaeval Buddhist Scriptures

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反映之雙音化 現象

李昱穎

壹、前言

從詞彙角度切入，中古所指為東漢魏晉南北朝。中古佛經詞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更有多樣的研究面向。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1992）、俞理明《佛經文獻語言》（1993）、梁曉虹《佛教詞彙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1994）系統性地考釋中古佛經的新詞新義、討論佛經詞彙對漢語詞彙雙音化的影響，分別從共時性的平面討論中古佛經材料，從詞彙史的角度探討佛經對於漢語詞彙產生重大影響。

在如此龐大且重要的語言材料裡，透露著多樣的詞彙訊息，得以討論佛經與漢語詞彙的密切關係。其中，「雙音化」與「並列結構同素異序」問題多為學者關注的焦點；在另一方面，心理動詞及次類研究為近年來學者討論議題之一，而其中「情緒心理動詞」尤具特色。¹

1 文雅麗（2007：72-82）總結歷來說法，結合語義及語法特徵，將現代漢語「心理動詞」分為「心理活動動詞」、「心理狀態動詞」、「心理使役動詞」三類；又將「心理狀態動詞」分為「情緒類心理狀態動詞」、「情感類心理狀態動詞」、「態度類心理狀態動詞」、「意志類心理狀態動詞」四類。本文討論「情緒心理動詞」，即文雅麗（2007：

筆者嘗試以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為範圍進行討論，探討中古佛經與漢語的雙向運動，清晰其在漢語詞彙史的地位。

貳、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的雙音及多音節結構

雙音詞為現代漢語詞彙系統的主體，漢語詞彙發展是從單音節為主的系統發展至以雙音節為主的系統，關於其所發生的時間，程湘清（1992）認為在先秦兩周開始，戰國以後其雙音化的速度加快，並以《論衡》為材料，發現東漢時期的雙音化即有明顯的展現；劉承慧（2003）認為春秋戰國以後的複合實詞數量增加，南北朝時雙音詞的比例提高。可知在上古時期的漢語詞彙系統以單音節為主，西周早期開始出現複音化結構，春秋戰國時期的複音詞數量大增，此為複音化的開始時期；東漢以降，雙音化迅速，直至唐代，便確立以雙音詞為主的詞彙系統，現代漢語裡，雙音詞則完全取代單音詞。

關於佛經材料與雙音詞的密切關係，竺家寧（2004）有清楚論述：

例如漢語雙音化的發展，即與佛經有密切關係，據統計，後秦鳩摩羅什《法華經·序品》共九百多字，其中雙音詞出現 170 多次，而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篇》共一千四百多字，雙音詞只六十多次。又如現代漢語中幾個最常用的時間詞並非漢語本有，而是來自佛經，像「過去、現在、未來、剎那、一念、一瞬、彈指、須臾」等。又如中西融和的詞彙大量出現：「禪那」是音譯詞，簡化為「禪」，又結構為「禪師、禪門、禪杖、禪室」等。「魔羅」是音譯詞，簡化為「魔」，又結構為「魔鬼、魔法、魔術、魔王、魔掌」等。又如佛經中有不少特殊的虛字現象：「於」用在及物動詞與受事賓語之間，如「遇見於佛、轉於法輪」等。又第二人稱代詞用「仁、仁者」

79) 「心理狀態動詞」裡的「情緒類心理狀態動詞」、「情感類心理狀態動詞」、「態度類心理狀態動詞」三類。此外，為求稱名及討論之便，以「情緒心理動詞」為名，乃是依循邵丹（2006）的說法，邵氏在文中也討論過這三類心理狀態動詞的來源及歷史演變。

等也是佛經的詞彙特色。又如舊有詞彙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像「境界、解脫、蓮花、供養、布施、長老」等。此外，佛經新創了許多複數稱代詞：「諸余、眾諸、諸會、等倫」等。這都流行於當時。在造詞形式方面，佛經又大量運用譬喻造詞，像「法水、心田、智慧劍、生死雲、根機、身火」等，對漢語詞彙的影響極大。

由此可知，雙音化是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重要現象，一方面產生新詞，新的概念由雙音節表示，另一方面對舊詞的承繼，單音節表示舊有概念的詞也產生雙音結構。筆者曾於（2010）以中古佛經為材料，考察 57 位經師、321 部經、1584 卷譯經。約略統計情緒心理動詞的使用概況，單音節者有 27 個，雙音節 113 個，三音節 5 個，共計 161 個，其中以雙音節佔多數。以下略舉表「怨恨」義負面語義場裡的「怨」構詞成員進行討論。

在上古漢語與中古中土文獻裡，「怨」均為義場之主要義位，是表示怨恨義常用詞。「怨」在《說文·心部》：「怨，恚也。从心，夨聲。」《玉篇·心部》：「怨，恨望也。」「望」在古代與「怨」意義接近並常連用，如：《史記·商君列傳》：「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荀子·堯問》：「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左傳·襄公 23 年》：「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史記·秦本紀》：「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怨」的程度較深，常表示深刻的仇恨。然而，在中古佛經裡，「怨」單獨作動詞表示怨恨用例少，如：

- (例1) 其時人民。或中毒死者。或但得病者。有相塗污者。皆由世人所作。不仁殘殺物命。展轉相^怨。手自殺者。中毒即死。助其喜者。皆更困病。或相塗污不相塗污者。皆由食肉。（吳·支謙《佛說阿難四事經》493·757b）²

2 文中斷句主要依據《大正新修大藏經》CBETA 光碟 2009 年版，不加改動，以保存其原貌。而劃分判定語段則以句讀為基本標準。(例 1)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惟觀察。本文引用《大正新修大藏經》例句的一般格式為：例句序號+例句本文+（時代·經師名《經名》+例句出處）。位於括號裡的例句出處，如（200·223a）

然而，它卻成爲活潑的構詞語素，複合構成「怨仇」、「仇怨」、「怨恨」、「怨恚」、「慊怨」。如：

- (例2) 乃往過去世。有伽奢國王梵施拘薩羅王長生。父祖怨仇。梵施王兵眾威力勇健財寶復多。長生王兵眾威力不如財寶復少（後秦·佛陀耶舍《四分律》1428·880b）
- (例3) 時此比丘即往至諸婦女家。具傳此事。其中婦女或有從意者。或不從者。其不從者展轉語諸親里。諸長者聞是語。各各怨恨（後秦·竺佛念《鼻奈耶律》1464·865a）
- (例4) 行此四事其心正等。眼所受見麤好諸色。其耳所聞歎音罵聲。香熏臭穢美味苦辛。細滑麤惡。可意之願。違心之惱。好不欣豫。惡不怨恚。守斯六行。以致無上正真之道。（吳·康僧會《六度集經》152·050a）
- (例5) 夫殺者害眾生之命。害眾生之命者。逆惡之元首。其禍無際。魂靈轉化。更相慊怨。刀毒相殘世世無休。死入太山。燒煮脯割。諸毒備畢。出或作畜生。死輒更刀。（吳·康僧會《六度集經》152·045b）

「仇」、「怨」、「恨」、「恚」、「慊」都有「怨恨」義，即以同義複合。除了這些出現頻率高的詞之外，部分雙音節結構只出現在某一翻譯斷代、某一經師裡的譯經，或只出現在某一部經。3如：

其格式意指：（譯經經號+”·”+223 頁 a 欄）。此外，在引用其他典籍中的語段作爲例句時，表示方式均於例句之後注明出處。

- 3 漢譯佛經傳譯時代的劃分，與從政治角度劃分的中國史不同，也異於以佛教爲中心的中國佛教史，而是應從譯經本身進行考察。梁啓超（1978）將佛經翻譯分成三期，小野玄妙（1983：5）從勘考譯經的有無，以及翻譯用例的變遷，並與歷代製作且可爲標準的眾經目錄對照，大致訂定其新時代劃分的起盡，較梁氏之說更爲詳盡。本文採小野玄妙說法，將「中古」時期分爲「古譯時代」是後漢靈帝光和初年（A.D.178）至東晉寧康末年（A.D.375）之間的一百九十八年，「舊譯時代前期」，從東晉孝武太元初年（A.D.376）至南齊和帝中興（A.D.501）年間；以及「舊譯時代後期」從梁武帝天監元年（A.D.502）至隋恭帝義寧元年（A.D.617）。

- (例6) 王聞心喜悅若無身。奉迎稽首。請歸正殿。皇后太子靡不肅虔。最味法服供足所乏。五體投地稽首叩頭。涕泣而曰。(吳·康僧會《六度集經》152·002a)
- (例7) 小弟仁惻。哀而不食。中兄復殺。弟殊哽噎。兩兄欲殺弟妻。(吳·康僧會《六度集經》152·018b)
- (例8) 聞者悚懼不敢爲非。(西晉·竺法護《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345·165c)
- (例9) 彼時梵志作異技術。多所娛樂。令王欣愕。王大歡喜。多所賜遺。恣其所欲。(西晉·竺法護《生經》154·101a)

「肅虔」、「仁惻」、「悚懼」、「欣愕」只出現於古譯時代佛經，未出現於舊譯前期與舊譯後期的佛經。「恭肅、悚慄」僅見於舊譯時代前期譯經；「恚悔、慟怖、慊怨」等詞僅見於152號《六度集經》，這可爲經師的語言風格。「驚怛」除152號《六度集經》，另見於186《佛說普曜經》；「悲楚」僅見於《六度集經》及193《佛本行經》偈頌；「仇憎」僅有竺法護各一孤例，且於《漢語大詞典》失收；「悅欣」雖爲「欣悅」同素異序，只出現在竺法護《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一例，筆者認爲這應與竺法護個人佛經翻譯語言相關，應爲翻譯語言不穩定之際產生的新詞。竺家寧(2004)指出「當時的複音節詞，兩字的意義往往是一體的，今天我們分開來看，兩個詞素都是常用字，意義都瞭解，但是將其複合在一起，又感到很陌生，這種陌生感，是因爲它是中古新生詞。」劉承慧(2003:135)也認爲複合化是由並列複合所開始，其次是雙音與定名，乃至於與其他結構的結合。

每一語言的詞在其語音形式均具有由「韻律」決定的特定規則。馮勝利(1997)認爲漢語從音節的穩定性來看，雙音節自成音步，其結合最爲穩固，有時候三音節可以構成一個「超音步」，但是超音步並不是漢語的基本音步，而是一種再生的產物。

除了雙音節結構外，亦有多音節結構。在三音節詞部分，佛經裡的例子如：

- (例10) 生者不自覺。爲意識所使。墮于四顛倒。甚可愍哀憐(西晉·聶承遠《佛說超日明三昧經》638·545a)

- (例11) 愚以貪自縛。不求度彼岸。貪爲財愛故。害人亦自害。愛欲意爲田。姪怒癡爲種。故施度世者。得福無有量。伴少而貨多。商人怵惕懼。嗜欲賊害命。故慧不貪欲 (西晉·竺法護《法句譬喻經》211·603a)
- (例12) 唯然世尊。人種雖多今吾孤獨。不有徒使無扶接余。假令行道忽極巒地。不能自起。願見安撫得歡喜悅。(西晉·竺法護《佛說阿惟越致遮經》266·217a)
- (例13) 諸魔聞之。益懷恐懼畏於文殊。諸魔宮殿尋時震動。諸魔波旬。報化菩薩願見救濟。(西晉·竺法護《佛說如幻三昧經》342·141a)
- (例14) 是諸魔眾。互相催切。各盡威力。摧破菩薩。或角目切齒。或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益愁忿懟。更增戰力。(劉宋·求那跋陀羅《過去現在因果經》189, 640c)
- (例15) 爾時等目及菩薩眾。見是變化。咸悅歡喜。率禮普賢。(西晉·竺法護《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288·576b)
- (例16) 第二諦念爲何等。所意棄欲棄家不嗔恚怒不相侵。是爲諦念。(東漢·安世高《佛說八正道經》112·505a)

在筆者檢索的語料庫裡，「愍哀憐」僅見一例，即聶承遠《佛說超日明三昧經》「生者不自覺。爲意識所使。墮於四顛倒。甚可愍哀憐」。此爲偈言，筆者認爲乃爲使句式整齊所作，且無其他倒序用法。「悅歡喜」僅有竺法護各一孤例，且於《漢語大詞典》失收，另又「歡喜悅」異序結構。「怵惕懼」、「嗔恚怒」、「恐懼畏」、「愁忿懟」，均無其他異序用法。以上所舉雙音節及多音節結構，大多是佛經翻譯時臨時創造的，其用例的數量遠遠超國同時期中土文獻及口語詞彙系統。

除了情緒心理動詞之外，在佛經裡，這種三音節詞的結構不勝枚舉，且早在東漢以前就有，但並不多見。胡敕瑞(2002: 243-256)通過《論衡》與佛經資料的考察，發現三音節詞是普遍存在當時詞彙裡。⁴

4 通過胡氏的考察，我們可以知道《論衡》與佛經雖然同樣都有三音節詞，但是二者情況有同有異，且從佛經語料更能反映新時期的語言現象。

馮勝利（1997：163-166）強調漢語原始複合詞必須是韻律詞（又稱音步、標準音步），具有絕對優先的實現權，三音節詞是超音步，有其限制條件。從「悅歡喜」、「駭驚怖」等詞來看，僅僅是增加其音節，在意義、語法均未有改變，因此，這種三音節詞與標準韻律詞其實沒有多大的區別性，換言之，這樣的三音節詞是「語音的加綴」，而非「意義的派生」，基於經濟原則，它們使用的時間並不長。

既然說三音節不是漢語基本音步，在中古佛經的三音節詞同義並列現象是爲了什麼？爲了佛經行文節奏需要嗎？或有其他原因呢？三音節詞的產生與增加，應與雙音化問題一起討論。其途徑同樣以兩個意義相同或相近字合成雙音詞的雙音化方式，進而結合三個字成爲三音節詞。

從其他佛經資料，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三音節詞與四音節詞並存的現象，如「五行氣」/「五行之氣」、「天地神」/「天地之神」、「四句頌」/「四句之頌」，這些四字語的「之」若消去，便成爲三音節詞，這是可以彈性變化的。⁵而豐富的三音節外來詞，如：「須彌山」、「曼荼羅」、「摩尼寶」等詞，不但增加三音節詞的數量，也穩固其構詞形式。此爲三字分式，即是以三個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實際上都是詞）組合在一起，共同表達一個相同或相近的意思，它們之間的結合關係並不緊密，分開可以單獨表義，前後順序可以交換。筆者認爲這些三音節詞，爲同義並列，關於其組合意義，亦是值得思考的。大抵來說可以分爲三點：

- （一）增加音節作爲表義單位，使詞義更明確：上古漢語單音詞的詞義具有多個意象，在文句的意義容易產生歧義。這樣的詞彙系統不能滿足人們思維及表達過程上的需要，增加音節可以增加表義單位，可以使詞義明確。
- （二）意義的強調作用：同義並列在意義上會有強化作用。例如「願樂欲」、「駭驚怖」類的情緒動詞均然。
- （三）湊足音節：如：西晉竺法護譯《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爾時等目及菩薩眾。見是變化。咸悅歡喜。率禮普賢。」（288·576b）其中，「咸悅歡喜」即爲四音節詞，乃爲語音加綴使其符合漢語「音步爲雙」的標準原則。

5 這幾個例子是轉引自胡敕瑞（2002：253）。這樣的說法即爲朱慶之（1992：225-231）提到古梵文同一個詞語的音節數目具彈性，長的可以將其中部分音節刪略縮短，短的可以利用同義詞或是虛詞加長。這樣的彈性也可以表現於翻譯佛經語言上。

由此可知，漢語詞彙在發展過程中，產生豐富的新詞彙，以及同一詞素詞義的擴展，皆為雙音詞及三音節同義並列現象發展頻繁的基礎。然而，雙音複合詞保留下來與三音節詞無法長存的原因，均與漢語標準的韻律規則有關。

參、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並列式同素異序結構之問題

並列式為雙音結構中重要部份，相關研究散見於有關複合詞研究論文中，不乏對於專書或進行歷時性考察，並探討其演變機制。如劉承慧（2003）探討先秦實詞的複合化時，明確指出複合化由同義近義並列複合詞開展，亦有一些碩博士論文，如章明德（1994）《先秦漢語詞彙並列結構研究》，與丁喜霞（2005）《中古常用並列雙音詞的成詞和演變研究》。

古代漢語的同素異序是並列式複合結構的一種，所謂同素異序只是構成複合結構的兩個語素 A 與 B，可以有 AB 形式，也有 BA 形式。這種語言現象早在上古就出現，《詩經·桃夭》：「之子於歸，宜其室家。」「室家」即為「家室」。周玟慧（2006）從語法結構角度切入，分析同素異序結構內部構成分為十類。⁶ 就其意義來說，兩個詞素前後次序改變，竺家寧（1999）以現代漢語為例，提出四種會出現的情況。

第一種是失去意義，例如學生/生學，數目/目數。但二種是基本意義完全改變，例如中心/心中，帶領/領帶，第三種是基本意義近似，但詞義不相等，例如產生/生產，和平/平和，第四種是互換後意義沒有任何改變，例如擔負/負擔，互相/相互。

6 之所以稱為「同素異序結構」，乃是因為古漢語在語感劃分之際分限模糊，且主要以同素異序複合詞為討論對象，亦會涉及短語部分，故以保守稱名為同素異序結構。又周玟慧（2006）將同素異序詞分成「並列-並列」、「並列-偏正」、「偏正-篇正」、「動賓-並列」、「動賓-偏正」、「動補-偏正」、「動補-並列」、「動補-偏正」、「主謂-偏正」、「主謂-動賓」與其他共十類不同的結構關係。其中，以為「並列-並列」的同素異序結構為數量最多。

第一種失去意義的例子無須討論，第二種來說，其對應的形式都具有相同的語素，語素的順序也是相反的。然而，從構詞角度來看，兩個語素在複合過程只是種組合的巧合，並非如同第三、第四類般的自然聯繫。

關於同素異序問題，無論在古漢語、近現代漢語或地方方言都有不少的討論。清·陸敬安《冷廬雜識·倒句倒字》提到：「《漢書》又多倒字，如妃后、子父、論議、失得、貴富、舊故、病利、病疾、併兼、悅喜、苦勤、懼震、柔寬、思心、候伺、激詭、諱忌、稿草之類之也。」在現代學者的研究裡，考察古漢語語料的有馬顯彬〈古代漢語同素異序詞綜論〉、張巍〈中谷漢語同素異序演變研究〉等；在佛經語料方面，顏洽茂《南北朝佛經複音詞研究》裡（1992）有〈南北朝佛經複音詞同素反序現象探討〉一章專文討論，竺家寧（1997）〈西晉佛經並列詞之內部次序與聲調的關係〉以及（1998）〈西晉佛經詞彙之並列結構〉二文，以西晉時期的佛經為材料，探討並列結構同素異序之問題。學者就其稱名、研究涵蓋範圍及研究材料不一，卻都顯現同素異序議題具高度討論價值及議題的複雜性，

在本文寫作過程裡，也出現一些同素異序結構用例，然而，從構詞法來看，結構相同，且異序之意義相等或相似。筆者稱所討論主體為「並列式同素異序結構」，又稱為「並列式同素逆序結構」。

因此，本節以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同素異序結構為範圍，釐清其類型及其歷時演變。

所謂同素異序，是指成對的、兩個語素地位相同、順序相反、結構並列。在這樣的結構裡，包含了一種似是而非的結構，這是要先剔除排外的。如：「黃金-金黃」、「國王-王國」、「主人/人主」、「弟子-子弟」具有相同語素、語序相反，但是從構詞角度來說，構詞時反映概念的目的不同，構詞後的意義亦有所差別。也因此，這類詞，是討論之際所刪除不論的。

本節討論並列式同素異序結構共有 22 組。若配合現代漢語語感及檢索資料庫觀察同素異序結構，7則古代異序而現代漢語仍然保存的有：「喜歡」、「歡喜」，「嫉妒」、「妒嫉」；現代僅保存其中之一的有：「歡欣」、「憎惡」、「畏忌」、

7 文中所提到語料庫檢索，是以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為檢索範圍。

「喜樂」、「喜愛」、「親愛」、「敬畏」、「喜好」、「敬愛」、「欣悅」、「哀愍」；而二者均僅為古漢語的異序結構的有：「怖畏/畏怖」、「矜哀/哀矜」、「愛重/重愛」、「仇怨/怨仇」。以下，依據各同素異序結構組合逐一說明：

1. 歡欣/欣歡

(例17) 道無若干尋以一味為諸通慧則發寶心。離諸結滯而以平等。有為無為有形無形。亦無歡欣不離寂然。(西晉·竺法護《寶女所問經》399·458b)

(例18) 汝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為難。必如我也。于時善慧。聞斯記已。歡欣踊躍。喜不自勝。即時便解一切法空。得無生忍。身昇虛空。去地七多羅樹。以偈讚佛(劉宋·求那跋陀羅《過去現在因果經》189·622c)

(例19) 我亦應自伏其心求得此事。唯有此道無復異路。如是思惟已還觀不淨。復自欣歡作是念言。(後秦·鳩摩羅什《禪法要解》616·286c)

「歡欣」在中古佛經使用頻率較「欣歡」高，除謂語功能外，亦擔任賓語、定語、狀語功能，在現代漢語仍然保存。其中，在筆者(2010:43)檢索得知：「欣歡」僅有2例，分別出現於古譯時代及舊譯前期，且僅擔任謂語功能。

2. 矜哀/哀矜

(例20) 慈心弘普志不熾介斯則寶也。常懷悲愍矜哀危厄斯則寶也。(西晉·聶承遠《佛說超日明三昧經》638·546a)

(例21) 爾時樂見乾闥婆王白佛言。世尊。唯願矜哀解說。未來持法弟子如迦葉者。成就大慈具足淨戒。種性眷屬無可譏呵。(北涼·曇無讖《大方等無想經(大雲經)》387·1100a)

(例22) 如來大慈憐愍一切。故我今日敢生此問。願二足尊哀矜宣說。說已我當頂戴受持。(北涼·曇無讖《大方等無想經(大雲經)》387·1094a)

「哀矜」、「矜哀」在現代漢語均不使用，然在現代書面語裡，「哀矜」仍可見。而在中古佛經裡，二者使用頻率都不高，相較之下，「矜哀」使用頻率較高些，且

於古譯時代有擔任賓語用法，如例 20。就用例來看，兩種詞序的意義相同，且同具謂語功能。

3. 悲哀/哀悲

- (例23) 諸[悲哀]者啼哭者滿其間。(吳·支謙《佛說七女經》556·908b)
- (例24) 舍利弗比丘。巍巍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減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感。不能自勝。(西晉·竺法護《生經》154·080b)
- (例25) 若於眾生興大[悲哀]。眾生人物悉不可得。斯等乃是世之眾祐。常以一定不斷三寶佛法聖眾。(西晉·竺法護《順權方便經》565·928a)
- (例26) 今難國王。不知天下有佛。當用一切人民故。[哀悲]諸懃苦。願佛明旦與諸比丘僧。勞屈尊神來到難國王所飯。(吳·竺律炎《佛說三摩竭經》129·844b)

「悲哀」在現代漢語仍是常用詞，「哀悲」不用。在中古佛經裡，「悲哀」運用活潑，可以擔任定語，如句例 23，可以擔任謂語，如句例 24，可以擔任賓語，如句例 25；而「哀悲」僅見古譯時代一例，擔任謂語功能，後接賓語「諸懃苦」。

4. 驚喜/喜驚

- (例27) 彼眾菩薩遙見忍界充滿菩薩無空缺處。怪之[驚喜]自問其佛。(西晉·竺法護《阿差末菩薩經》403·586b)
- (例28) 諸賢者等。更有異人。來生此界。於冥觀明。相見[喜驚]。斯為菩薩現捨兜術天。是為一事。(西晉·竺法護《度世品經》292·650a)

「驚喜」在現代漢語亦為常用詞，在中古佛經出現次數卻不高，在句子裡擔任謂語功能。「喜驚」在中古佛經僅出現 3 次，唯獨古譯時代西晉竺法護譯經使用，詞條《漢語大詞典》失收。

5. 歡喜/喜歡

- (例29) 佛說是決已。迦羅越子逝。天帝釋。及諸比丘。聞經[歡喜]。皆前為佛作禮而去(西晉·支法度《佛說逝童子經》527·0803a)

(例30) 四禪寂然。除苦去安。憂感^{喜歡}。無苦無樂。清淨具足。(西晉·竺法護《佛說如來興顯經》291·601a)

(例31) 其求利義便致大衰。其無思求彼則無利亦無衰折。轉進學前其見利義。心無憂感亦不^{喜歡}。其心無憂志無罣礙。則無所住。(西晉·竺法護《大寶積經》310·048b)

「歡喜」在現代漢語為常用詞，「喜歡」亦然。然而，「歡喜」一詞，從上古表喜悅義，廣為當時經師所運用。到近代左右引申「喜愛」義，但是在現代漢語裡，仍主要表「喜悅」義；「喜歡」在中古佛經僅有 12 例，在近代亦引申「喜愛」義，在現代漢語主要表「喜愛」義。從敘述得知，筆者認為這一組詞自上古發展至近代，才逐漸分工表義。其中，「喜歡/歡喜」一詞，竺家寧(1998:15)以西晉佛經為材料，認為其詞性及意義改變，「可見『歡喜』是佛家名相，在佛經中出現的頻率很高，『喜歡』是普通動詞，佛經很少出現。因此它們之間還是有區別」。然而，筆者以為其「詞性」與「意義」無別，語法功能無別。故將其歸於異序後不改變之屬。

6. 哀愍/愍哀

(例32) 德如山王。而分布說禁戒之源。心念^{愍哀}一切群黎。唯演尊妙第三行本。所說至誠永無有異。(西晉·竺法護《漸備一切智德經》285·468b)

(例33) 世尊^{哀愍}聲俗。使一切獲安。(西晉·法炬《法海經》034·818b)

(例34) 彌勒白佛。唯聖說之。多所^{愍哀}多所安隱。(西晉·竺法護《佛說如幻三昧經》342·153a)

「哀愍」一詞在現代漢語仍使用，然多為書面用語，於口語不用；而「愍哀」一詞已消失於現代漢語裡。在中古佛經裡，「哀愍」使用頻率較高。就用法來看，二者均作謂語及賓語，如句例 34「多所愍哀」，作為帶後綴「所」的動詞的賓語。然而，「多所哀愍」僅見一例，其功能主要為謂語，而「愍哀」一詞相較之下，語法功能較為活潑。

7. 欣悅/悅欣

- (例35) 時阿耨達王之太子。名曰當(丹常)信。敬心悅欣。以寶明珠交露飾蓋進奉如來。叉手白佛。(西晉·竺法護《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635·506a)
- (例36) 尊及諸弟子。自期七日當還本國。王及臣民莫不欣悅。(西晉·竺法護《佛說普曜經》186·536a)
- (例37) 佛在大眾巍巍堂堂。相好晒著汪汪洋洋。(棄惡，人名)心懷欣悅敬進迎佛。稽首足下右遠三匝。叉手自歸長跪白佛。(西晉·竺法護《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318·892a)

「欣悅」仍為現代漢語用詞，屬書面用語，口語不用；「悅欣」已退出現代漢語用詞。在中古佛經裡，「欣悅」、「悅欣」均擔任謂語功能，其中「欣悅」亦有賓語用法，且出現頻率教高；而「悅欣」一詞，在古譯時期仍活潑運用，在舊譯前期僅見一例，而不見於舊譯後期譯經。

8. 憎惡/惡憎

- (例38) 或於其親屬不避。尊卑長老眾共憎惡。家室中外患而恚之。亦復不畏縣官法令無所避錄。(吳·支謙《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362·314b)
- (例39) 夫人處世。不惟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終而復始。輒有劫數。若蒙餘福。得出為人。稟操常愚。凶虐自隨。乃心嫉聖。謗毀至尊。為人醜陋。眾所惡憎。生輒貧窮。仕不得官。願與意違。」(西晉·法炬《羅云忍辱經》500·769c)
- (例40) 愚癡無聞凡夫眼見色已。於可念色而起樂著。不可念色而起憎惡。不住身念處。於心解脫。慧解脫無少分智。而起種種惡不善法。不無餘滅。不無餘永盡。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劉宋·求那跋陀羅《雜阿含經》099·316b)

「憎惡」一詞，在現代漢語仍為用詞；「惡憎」不用，《漢語大詞典》失收。在中古佛經裡，「憎惡」使用頻率較高，且除共有的謂語功能之外，亦擔任賓語功能，如句例40，作為動詞「起」的賓語。

9. 親愛/愛親

(例41) 親戚名眷屬。所攝領者名徒眾。眷屬及徒眾亦有三勝。如前所說故稱為大。皆相[親愛]不生憎嫉。恒共歡聚未嘗違離。(陳·真諦《攝大乘論釋》1595·220a)

(例42) 若死苦來頓奪前苦命根即絕。出胎亦爾。雖受大苦亦不失命。死苦若來奪此生苦命根即滅。復次在少壯位。受用六塵不知厭足。與所[愛親]共住未久。由少壯無病性力自在財物勝故。恒起醉慢。(陳·真諦《四諦論》1647·384a)

「親愛」在現代漢語仍為常用詞，「愛親」不用。然而，在中古佛經裡，二者有截然不同的語法功能，「親愛」擔任謂語功能，如句例 41，「愛親」擔任賓語功能表示「所親愛的對象」。

10. 苦惱/惱苦

(例43) 其有諸天一切人民愁憂[苦惱]。為除眾患。悉入總持光明之曜。(西晉·竺法護《佛說文殊悔過經》459·446c)

(例44) 大王。欲何志尚[惱苦]若茲。人王曰。吾不志天帝釋及飛行皇帝之位。吾觀眾生沒于盲冥。不親三尊不聞佛教。(吳·康僧會《六度集經》152·001c)

「苦惱」在現代漢語為常用詞，同時具有名詞與動詞的功能，而「惱苦」一詞，在現代漢語已不用。然在中古佛經裡，二者的語法功能不同。「苦惱」多作為名詞使用，且經師譯作多用此詞。「惱苦」僅有 3 例，均擔任謂語功能，今《漢語大詞典》失收。

11. 喜悅/悅喜

(例45) 時五十人聞法[喜悅]。願為弟子。(西晉·竺法護《法句譬喻經》211·585c)

(例46) 如來所觀而知止足。其舌之門口宣音響。聞所宣音莫不[悅喜]。而演如來言辭之教。(西晉·竺法護《大寶積經》0310·055c)

(例47) 何謂喜覺意。所愛樂法篤信不離。常懷喜悅而不怯弱。其身口心常得休息。思務道法消化塵勞愛欲之患是謂喜覺意。(西晉·竺法護《阿差末菩薩經》403·609a)

在現代漢語裡，「喜悅」仍為表喜悅義用詞，但多在書面語使用，口語表達已被「開心」、「高興」所取代；而「悅喜」一詞，在現代漢語已完全不用。在中古佛經裡，「喜悅」、「悅喜」均擔任謂語功能，唯一不同的是，「喜悅」亦可擔任賓語功能。如句例47。

12. 喜樂/樂喜

(例48) 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好作偈頌美音讚歎。猶如風動娑羅樹葉。出和雅音。聲如梵音。悅可他耳。作適意辭。令他喜樂。(劉宋·沮渠京聲《治禪病祕要法》620·338a)

(例49) 若干種樹眾果芬華甚可樂喜，無轉悔心。(西晉·竺法護《佛說普曜經》186·493b)

(例50) 女見佛已心生喜樂。求索入道。(吳·支謙《撰集百緣經》200·238c)

在現代漢語裡，「喜樂」為表示「喜悅」義的用詞之一，「樂喜」已不用。在古漢語裡，《詩·小雅·菁菁者莪序》；「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矣。」在中古佛經裡，「喜樂」用例繁多，與「樂喜」均可擔任謂語功能，而「喜樂」多作名詞，擔任賓語功能，指「聽聞佛法後的喜悅」。《漢語大詞典》失收「樂喜」一詞。

13. 怨仇/仇怨

(例51) 有一國王。名曰迦鄰。與他國王。結為怨仇。欲往壞之。(西晉·竺法護《生經》154·090b)

(例52) 眾人不請祐而安之。興隆三寶能使不絕。皆已降棄魔行仇怨。(吳·支謙《佛說維摩詰經》474·519a)

「怨仇」、「仇怨」在現代漢語口語均不用，在中古佛經裡，均擔任賓語功能，未見謂語功能用例。故二者語法功能相同。

14. 喜愛/愛喜

(例53) 彼離諸難處永斷愛欲。不貪搏食永離食想。逮得菩提諸邪見無所貪著。知六十二見性同涅槃離諸蓋想。離諸法中所有過患清淨無垢。制伏憍慢拔無明箭。已害愛結無復喜愛。燒諸煩惱離一切想。拔憂惱箭離慢大慢。
(劉宋·智嚴《佛說廣博嚴淨不退轉輪經》268·265a)

(例54) 彼說法鳥。猶如父母所說之法。皆悉決定。天著境界不聞不覺。境界迷故。不受鳥語。行愛曠野。復向大林為三種火之所燒然。五怨所使喜愛所誑。迷於實道。唯有苦樂。苦相似樂。以著如是虛妄樂故。不覺不知。利益說法。不受不取。而聽其餘三處行鳥詠歌之聲。(北魏·瞿曇般若流支《正法念處經》721·311b)

(例55) 若有樂信。是等之人得立授法。愛喜經典受持讀誦。廣為人說不失道心。
(西晉·竺法護《大寶積經》310·049a)

(例56) 愛喜道法而懷悅豫。是為智本。(西晉·竺法護《大哀經》398·447c)

(例57) 愛喜生憂。愛喜生畏。無所愛喜。(西晉·法立《法句譬喻經》211·595c)

在現代漢語裡，「喜愛」用以表示「喜歡愛好」之義，而不用「愛喜」；在中古佛經裡，「愛喜」的用例卻較「喜愛」高，在語法功能方面，「喜愛」作謂語功能時，不接賓語，如例 53~54。「愛喜」在中古佛經作謂語功能時，後多接賓語，如例 55~56，亦有不接賓語者，如例 57。「愛喜」一詞《漢語大詞典》未收。

15. 好喜/喜好

(例58) 比丘歎佛歎法歎比丘僧。意堪忍心好喜。常不遠離。不以口所陳。心淨為淨。當受歸命。(後秦·僧伽跋澄《婆須蜜菩薩所集論》549·782a)

(例59) 天地共遭大風災變時。天下人施行有仕。平善慈仁常孝順。皆好喜為道。死精神皆上第十七天上為天人。泥犁中人。及諸有含血喘息蠕動之類。死皆歸人形。皆復為眾善之行。皆喜好為道德。死精神魂魄皆上第十七天上為天人。(西晉·法立《大樓炭經》023·305a)

「喜好」在現代漢語為常用詞，表「喜愛」義，「好喜」已不用，然而在中古佛經裡，「喜好/好喜」同樣擔任謂語功能。例 59「皆喜好為道德」的「喜好」與同段

上文「皆好喜爲道」的「好喜」爲同素異序的同義詞，應是爲了讓說法時的語言更加活潑化使然。

16. 畏忌/忌畏

(例60) 彼愚駭人亦復如是。出意造行無所[畏忌]。是故說曰知慚壽中上也(後秦·竺法念《出曜經》212·736c)

(例61) 若比丘爲婬欲所惱。欲向同學說者。復自[忌畏]。因在屏處作大聲而言。(北齊·僧伽跋陀羅《善見律毘婆沙》1462·720a)

「畏忌」一詞在現代漢語裡僅出現在書面語言，「忌畏」一詞偶於少數使用者行文所用。然筆者檢索資料庫則未見句例。在中古佛經裡，「畏忌」一律擔任「無所」、「無有」的後接賓語；「忌畏」僅有一例，擔任謂語功能。

17. 忿怒/怒忿

(例62) 龍大[忿怒]。身皆火出。佛亦現神。身出火光。(吳·支謙《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185·481a)

(例63) 或時家中內外知識朋友。鄉黨市里愚民野人。轉更從事共相利害。諍財鬥訟[怒忿]成仇轉諍勝負。慳富焦心不肯施與。(吳·支謙《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362·314a)

(例64) 譬如夢幻。喻如軍征。百萬之眾。恃怙名將。以却怨敵。道人伏心。制意修法。奉道順行戒禁。身意清白。布恩施德。除棄[忿怒]。憍奢諍訟。專精行道。無得爲礙。志在軌迹。內自省身。(西晉·竺法護《佛說四自侵經》736·538c)

「忿怒」一詞，仍保存在現代漢語，「怒忿」一詞已不用。在中古佛經裡「怒忿」僅有一用例，如句例 63，而「忿怒」可擔任謂語功能，如句例 62 以及句例 64 表賓語功能。

18. 敬畏/畏敬

(例 65) 行者受持此陀羅尼。又應尊重佛及法僧。於三寶所恒生[敬畏]。一心專修甚深法忍。(劉宋·功德直《無量門破魔陀羅尼經》1014·691c)

(例 66) 尊重者。知一切眾生中德無過上故言尊。敬畏之心過於父母師長君王利益重故言重。(姚秦·鳩摩羅什《大智度論》1509·277a)

(例 67) 讒刺者。以瞋恚心無畏敬心侵惱善人。是人以此五法敗壞其心。不任種諸善根。故名心裁。(姚秦·鳩摩羅什《成實論》1646·321b)

(例 68) 汝聞越祇。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事四時不。(西晉·白法祖《佛般泥洹經》005·160c)

(例 69) 復不畏敬天地神明日月。亦不可教令作善。不可降化。自用偃蹇常當爾。亦復無憂哀心。不知恐懼之意。憍慢如是天神記之。(吳·支謙《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362·314c)

「敬畏」一詞，仍保存於現代漢語，「畏敬」今已不用。在中古佛經裡，「敬畏」、「畏敬」均可擔任定語，如句例 66-67；亦可擔任謂語，如句例 68-69；此外「敬畏」一詞亦可擔任賓語，如句例 65。

19. 怖畏/畏怖

(例70) 或生厭離怖畏涅槃。或求涅槃。(劉宋·求那跋摩《菩薩善戒經》1582·968c)

(例71) 所有眾生無有老病。各各自在不相畏怖。常不惱他命不中殃。(北涼·曇無讖《悲華經》157·194b)

(例72) 是我大師。如是不應憂畏。如依大王無有怖畏。諸阿羅漢所作已辦。是我同伴。已能伏心如奴隸主。心已調伏具種種果六通自在。我亦應自伏其心求得此事。(姚秦·鳩摩羅什《禪法要解》616·286c)

(例73) 要使除其畏怖。然後乃坐。(後秦·僧伽提婆《增一阿含經》125·666b)

在現代漢語裡，「怖畏」、「畏怖」均不在口語使用，然而，在書面行文之際，仍保存其用法，這屬於古詞語的遺留。在中古佛經裡，二者均可以擔任謂語功能，如句例 70~71；亦可擔任賓語功能，如句例 72~73。故二者用法相同。

20. 愛重/重愛

- (例74) 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厭。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窗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子。(西晉·竺法護《生經》154·080c)
- (例75) 於一切眾生不起我心。於一切菩薩起如來想。愛樂菩薩猶如己身。^{愛重}正法如惜己命。愛敬如來如護己目。於持戒者生諸佛想。是為智業。(東晉·佛陀跋陀羅《大方廣佛華嚴經》278·664b)
- (例76) 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發意問乃爾乎。佛言。聽我說前世作功德。菩薩世所^{重愛}珍奇好物持施與人。常持好眼善意施與。用是故(西晉·竺法護《菩薩行五十緣身經》812·773b)

「愛重」、「重愛」在現代漢語均不見用例，然而，在中古佛經裡，二者均為表「喜愛」意義的用詞。其中，「愛重」的用例頻率較高，有及物與不及物的用法。例74為不及物用法，例75「愛重」後接對象是無生賓語「正法」，意指「我所愛重正法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句例76「重愛」於中古佛經裡擔任謂語功能時，僅有及物用法，「重愛」的是「珍奇好物」。因此，二者的語法功能略有差異。

21. 愛敬/敬愛

- (例77) 一摩訶羅語其女言。此是汝婿。第二摩訶羅語其兒言。此是汝婦。作是語時。俱得僧伽婆尸沙。時二摩訶羅展轉作婚姻已。各各歡喜。如貧得寶。更相^{愛敬}。如兄如弟。(東晉·佛陀跋陀羅《摩訶僧祇律》1425·275c)
- (例78) 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厭。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窗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子。(西晉·竺法護《生經》154·080c)

「敬愛」在現代漢語裡，仍是表「尊敬」、「喜愛」義的常用詞，然「愛敬」已不用。在中古佛經裡，二者語法功能相同無別，均作謂語使用。與現代漢語不同的是，「愛敬」的使用頻率卻較高於「敬愛」。

22. 嫉妒/妒嫉

- (例79) 殺盜淫泆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嫉妒}恚癡。如此之凶無餘在心。(152·_011b)

(例80) 見無德者反說其善。若聞讚他。於彼人所起妒嫉心。是為慢業。

(278·664a)

在現代漢語裡，「嫉妒」、「妒嫉」均為「怨恨」義的常用詞。然而，在中古佛經裡，均僅各有一用例，「嫉妒」作名詞功能用法，用以指所有的兇行罪業。「妒嫉」擔任定語功能，修飾「心」表示妒嫉怨恨的心理。

綜合上面的討論，並列式同素異序後有三種情況出現：

第一類，不改變詞性及意義者。屬於這一類的有「歡欣/欣歡」、「驚喜/喜驚」、「怨仇/仇怨」、「喜愛/愛喜」、「喜好/好喜」、「敬愛/愛敬」、「喜歡/歡喜」七組詞，佔同素異序結構總比例的 31.8%。這類詞可以說明單詞變成聯合式複合詞過程裡，正處於凝固選擇的過渡階段，其組合關係較為鬆散的關係。

第二類，同素異序後的用法有別。屬於這一類的有「矜哀/哀矜」、「悲哀/哀悲」、「愛重/重愛」、「愍哀/哀愍」、「欣悅/悅欣」、「憎惡/惡憎」、「畏忌/忌畏」、「喜悅/悅喜」、「喜樂/樂喜」、「敬畏/畏敬」、「嫉妒/妒嫉」、「忿怒/怒忿」等 12 組詞，佔同素異序結構的總比例最高，有 54.5%。其中，「喜悅/悅喜」為例說明：以在現代漢語裡，「喜悅」仍為表喜悅義用詞，但多在書面語使用，口語表達已被「開心」、「高興」所取代；而「悅喜」一詞，在現代漢語已完全不用。在中古佛經裡，「喜悅」、「悅喜」均擔任謂語功能，唯一不同的是，「喜悅」亦可擔任賓語功能。

第三類，同素異序結構在異序後，詞性或意義改變。屬於這類的有：「親愛/愛親」、「苦惱/惱苦」、「喜樂/樂喜」，佔總比例 18%。以「喜樂/樂喜」為例，「喜樂」用例繁多，與「樂喜」均可擔任謂語功能，而「喜樂」多作名詞，擔任賓語功能，指「聽聞佛法後的喜悅」。因此，其詞性與意義均有所別。

由此推論，筆者觀察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同素異序與用法及意義的同異性時，以不同結構擔任不同用法的用例為最多；其次為語法意義與概念意義毫無改變。這說明詞彙組合仍在不穩定的階段，也因此，當產生異序便改變語法功能及概念意義的用例也相形鮮少。

在相同詞素產生異序現象後，在語言運用之際，經過時空交迭後，何者留存？又何者消亡？其條件為何？又語序排列原則為何？孰先孰後？這又是要討論的另一問題。

丁邦新在〈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以《國語辭典》的 3056 條並列語為範圍，描寫現代漢語並列成分搭配規律，有三：1.兩成份間如有陰平字，必在前。2.如有一個去聲，必在後。3.陽平必須在上聲之前。關於本文所討論的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並列式同素異序結構在聲調搭配上的分布，茲列表如下：

表格 1：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並列式同素異序結構之聲調及分佈表

條目	平仄	數量	條目	數量
歡欣	平平	22	欣歡	2
矜哀	平平	9	哀矜	4
悲哀	平平	111	哀悲	1
驚喜	平上	31	喜驚	3
歡喜	平上	7916	喜歡	12
哀愍	平上	346	愍哀	190
欣悅	平入	89	悅欣	2
憎惡	平去	136	惡憎	2
親愛	平去	97	愛親	11
苦惱	上上	2480	惱苦	212
喜悅	上入	278	悅喜	174
喜樂	上入	1100	樂喜	56
怨仇	去平	15	仇怨	11
愛喜	去上	103	喜愛	52
好喜	去上	93	喜好	11
畏忌	去去	15	忌畏	1
忿怒	去去	59	怒忿	1
敬畏	去去	15	畏敬	7

條目	平仄	數量	條目	數量
怖畏	去去	1276	畏怖	66
愛重	去去	124	重愛	24
愛敬	去去	396	敬愛	100
嫉妒	入去	1	妒嫉	1

由丁氏的規則可知，平仄的確是決定次序的一大要件，然而，在竺家寧（1997）及（1998）以西晉佛經並列同素異序詞進行考察，共分析西晉竺法護 16340 個雙音節並列結構，認為丁氏之說僅佔 86%，另有 14% 的用例是無法以這三條規律說明的。在本文裡，也有不合規律的現象需要討論。

然而，在中古佛經情緒心理動詞裡，相同詞素在異序過程之後，與順序的佔 59%，同序的佔 27%，不合聲調組合規律的，有「怨仇/仇怨」、「愛喜/喜愛」及「好喜/喜好」。占 18%。

陳愛文、于民（1979）以現代漢語材料分析，提出「意義」與「聲調」為並列雙音詞詞序的先後決定要素；李思明（1997）以《朱子語類》為題，討論其並列合成詞之際，他以 2452 個詞統計，其中順序佔 62%，同序為 28.2%，逆序為 9.6%。逆序佔 5.9%，他在文中提到：「決定這些詞的詞素排列次素的因素有如下三個方面：語音、意義和習慣。」

然而，就「仇怨/怨仇」、「喜愛/愛喜」與好喜/喜好」這三組結構而言，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其組合逆序現象產生呢？

就「怨仇」一詞而言，上古即出現用例。如：

(例81) 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漢書·本紀·高帝紀》

(例82) 若父母存，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禮記·曲禮》

(例83) 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史記·大宛列傳》

(例84) 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

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後漢書·梁統列傳》

就筆者檢索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全文資料庫可知，「仇怨」在上古與中古中土文獻的用例有 29 例，使用頻率較高「怨仇」9 例要來得高。況且，在上古中土文獻就有這樣的用法，筆者認爲這是可能是經師進入中原學習漢語，「仇怨」較「怨仇」來得廣泛運用，使得其所翻譯佛經的語言受到中土文獻用語習慣影響。

「喜好/好喜」二詞，就習慣來說，「好喜」在上古及中古中土文獻用例僅有一例，於《詩經·小雅·巷伯》：「好，好喜也。」相較之下，「喜好」有五例。如：

(例85) 夫山西饒材、……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記·貨殖列傳》

由此可知，在中土文獻所反映的語言習慣裡，「喜好」的使用頻率較高，筆者推斷，此亦是經師語言習慣受到中土文獻語言影響使然。

而檢索「喜愛/愛喜」二詞在漢籍全文資料庫的分佈，「喜愛」一詞最早出現於《南史》，「愛喜」出現時間更晚，僅出現在《永樂大典》及《明史》。由此可知，在中古佛經裡「喜愛/愛喜」是種創新的語言，並不是受到中古中土文獻語言影響。

那麼，又是什麼原因造成「喜愛/愛喜」、「喜好/好喜」不符合聲調規律呢？筆者（2010）嘗試從意義層面討論，「喜悅」、「喜好」語義場裡提到，「喜」可分爲「喜 1」與「喜 2」，而之間的意義引伸乃是藉由不帶賓語轉而後接賓語的句法格式使然，故「喜」有由情緒轉爲態度的引伸途徑，從情緒心理學來看，這是種情感的深化使然。而「好」與「愛」均爲「喜愛」語義場，因此，筆者認爲「喜好/喜愛」乃是「由對於客體的喜悅之情（喜 1→喜 2）進而喜愛的情感（好/喜愛）」。

這是受到意義表達層次的影響。

肆、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約略看出：

除了這些出現頻率高的詞之外，部分雙音節結構只出現在某一翻譯斷代、某一經師裡的譯經，或只出現在某一部經。如：

1. 雙音化是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重要現象，一方面產生新詞，新的概念由雙音節表示，另一方面對舊詞的承繼，單音節表示舊有概念的詞也產生雙音結構。產生豐富新詞，以及同一詞素詞義的擴展，皆為雙音詞及三音節同義並列現象發展頻繁的基礎。然而，雙音複合詞保留下來與三音節詞無法長存的原因，均與漢語標準的韻律規則有關。
2. 同素異序同義的情形，正可說明單詞變成聯合式複合詞過程裡，正處於凝固選擇的過渡階段，其組合關係較為鬆散。
3. 部分用詞只為少數經師使用，可見不同譯師語用習慣也有所不同。
4. 在同素異序關係裡，必然有一個詞居於主導地位，如：「驚喜」、「苦惱」、「快樂」皆屬之，直到今日，這些主導的詞仍被我們廣泛使用著，也反映出詞語結構也有約定俗成的情形。
5. 同素異序關係裡，決定詞素排列及主導詞之所以能保留傳世，其影響詞素次序的原因主要為聲調，其餘則受意義與使用習慣影響。